

儒

藏



精華編二一四冊
集部

儒

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百一十四/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301-11932-7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24126 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二一四)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32-7/B·0618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526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四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四冊

集部

蘇軾文集〔北宋〕蘇軾……………1

校點說明

《蘇軾文集》暨《蘇軾佚文集編》、《蘇軾佚文集編拾遺》、《蘇軾佚文集編拾遺補》，宋蘇軾撰。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一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登進士第。六年應直言極諫策問，入三等，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判登聞鼓院，尋試館職，復入三等，除直史館。三年，父洵卒，護喪歸蜀。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服除，判官告院兼尚書祠部，權開封府判官。四年，倅杭州。後歷知密州、徐州、湖州。元豐二年（一〇七九），烏臺詩案獄起，貶黃州團練副使。七年，移汝州團練副使。八年，知登州，尋除起居舍人。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遷中書舍人，改翰林學士。四年，知杭州。六年，知穎州。七年，知揚州。入為兵部尚書，端明、侍讀二學士。

校點說明

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一〇九四），貶惠州。四年，貶儋州。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北歸。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卒於常州。事迹詳蘇轍《樂城後集》卷二十二《亡兄端明子瞻墓誌銘》，《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有傳。

自宋至明萬曆間，蘇文以多種方式刊行。有詩文合刊本如《東坡集》、《東坡後集》，有選本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有單集本如《應詔集》，有單類本奏議、尺牘、題跋雜記之類等，有詩文分類編輯如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程宗刊《東坡七集》本（《東坡集》、《東坡後集》、《奏議集》、《內制集》、《外制集》、《應詔集》、《續集》）。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茅維首次把全部蘇文單獨輯集，分類合編，刊行於世，全書共七十五卷，七十四、七十五二卷所收為詞。明末項煜取茅板繼續印行，惟刪去卷首焦竑、茅維二序，及卷末曾慥《東坡拾遺詞跋語》，而自撰一序冠於卷首。本書整理，即以項序本為底本，卷首據萬曆三十四年茅維原刻本補焦竑、茅維二序，以明其源。茅維、項煜序中皆稱書名為《蘇文忠公全集》，而正文書名則刻為《東坡先

生全集》。底本七十四、七十五二卷本書刪去不收，並定書名為《蘇軾文集》。

蘇文校勘，牽涉面廣，就全部文集言，所用校本有：宋刊《東坡集》（殘），簡稱集甲；宋刊《東坡後集》（殘），簡稱集乙；《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烏程張氏、南海潘氏合藏宋刊南宋郎晔編注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簡稱郎本；宋刊《應詔集》；宋婺州東陽胡倉王宅桂堂刊《三蘇先生文粹》，簡稱《文粹》；《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刊《皇朝文鑑》，簡稱《文鑑》；明成化四年程宗原刊本《蘇文忠公全集》，即《東坡七集》，簡稱《七集》；明萬曆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簡稱《外集》；明刊《三蘇先生文粹》，簡稱明刊《文粹》；明刊一百一十四卷本《蘇文忠公集》。

用以校勘的其他資料，屬於金石碑帖者有：宋搨《西樓帖》，一為清宣統影印十卷本，一為北京市文物商店所藏本；北京北海公園閱古樓三希堂石刻；宋搨《鬱孤臺法帖》影印本；明陳繼儒刻《晚香堂蘇帖》；影《江上帖》、《禱雨帖》；宋、明、清、民國金石碑帖專著的著錄文字，其中有宋

曾宏父《石刻鋪敘》、桑世昌《蘭亭考》、俞松《蘭亭續考》、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汪珂玉《珊瑚網》、清吳升《大觀錄》、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倪濤《六藝之一錄》、李佐賢《書畫鑑影》、翁方綱《粵東金石略》、陳焯《湘管齋寓賞續編》、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民國石印《古今名人墨迹大觀》等；方志中石刻部分的著錄文字，如《咸淳臨安志》、乾隆《諸城縣志》等。

屬於宋元人別集中徵引、附錄之文字者，其中有宋蘇轍《樂城集》、秦觀《淮海集》、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樓鑰《攻媿集》、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等。

屬於宋人所注前代人詩文和蘇軾詩文注文中徵引、附錄之文字者，其中有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集》的注文和附錄文字；題為王十朋編注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包括清馮應榴《蘇文忠公詩》轉引的施注）。

屬於宋人所撰蘇軾年譜所徵引之文字者，有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錄》。

屬於宋元人筆記中所徵引之文字者，有宋蘇籀《樂城先生遺言》、朱弁《曲洎舊聞》、何遠《春渚紀聞》、黃朝英《靖康細素雜記》、洪邁《容齋隨筆》、趙彥衛《雲麓漫鈔》、張世南《游宦紀聞》、費袞《梁溪漫志》、元劉壎《隱居通議》等。

屬於近人、今人之蘇文校勘記者，有羅振常校郎本，簡稱羅考；繆荃孫覆刻《七集》校勘記，簡稱繆校；龐石帚校郎本，簡稱龐校。

其他有《永樂大典》引錄《蘇東坡集》、《蘇東坡大全集》的文字，或隨文簡稱《大典》；有見於報刊的現代人考訂蘇文的成果，其中有偶核蘇軾引用經史文字。

就蘇文中的制、奏議、尺牘、題跋雜記四類和原屬個別篇——《莊子解》而言，又各自有其校本：

制，以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排印本《宋大詔令集》為校本。

奏議，以明刊本《歷代名臣奏議》、清刊本《續資治通鑑長編》為參考校本。

尺牘，除《大典》、《七集·續集》、《外集》有關部分外，以元刊《東坡先生翰墨尺牘》（殘）為校本，簡稱《翰墨》。同時並校以宋刊《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的有關部分；明刊《蘇長公二妙集》、簡稱《二妙集》；明刊《補續全蜀藝文志》的有關部分；日本天明元年（一七八一）皇都書肆林權兵衛刻本《歐蘇手簡》。

題跋雜記，校以明萬曆趙開美刊《東坡志林》，簡稱趙刻《志林》；明刊《稗海》本《東坡先生志林》，簡稱《稗海》本《志林》；宋左圭《百川學海》本《東坡志林》，簡稱《百川》本《志林》；明抄《類說》本及涵芬樓鉛印本《仇池筆記》；《知不足齋叢書》本《蘇沈內翰良方》，簡稱《良方》；《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詩話總龜》，簡稱《總龜》；海山仙館本《茗溪漁隱叢話》，簡稱《叢話》；掃葉山房石印本《詩人玉屑》，簡稱《玉屑》；明毛晉汲古閣刊《東坡題跋》。

《莊子解》（即《廣成子解》），校以《函海》所收清李調元重刊明范欽所刊《廣成子解》，簡稱《函海》本。

蘇文與詩互見者，校以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蘇軾詩集》（孔凡禮點校），簡稱《詩集》。

本書曾於一九八六年由中華書局初版。自是至二〇〇五年重印五次，先後增補《蘇軾佚文彙編拾遺》、《蘇軾佚文彙編拾遺補》。此次又按《儒藏》精華編編纂條例重新修訂，增補了《蘇軾佚文彙編拾遺補續》。

收入《蘇軾文集》之文，底本間有重見者，則保留其編排妥帖、文字完善者，刪其一，存其異文；其極個別之篇，情況較複雜，則兩存。間有互見他人之文者，則兩存。校勘記除校是非、存重要異文外，於上述情況，亦加校。

收入《蘇軾佚文彙編》、《蘇軾佚文彙編拾遺》、《蘇軾佚文彙編拾遺補》、《蘇軾佚文彙編拾遺補續》之文，其寫作時間大體作提示者，其題目難確定經考訂後確定者（如尺牘接受人經考訂後而入題者），其極個別兩存篇目需略作說明者，此類文字，亦入校。佚文於篇末注明出處。

校點者 孔凡禮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託以不朽。夫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殉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義隱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當之，故識鑿之而賊，才蕩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錮之而死，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以眊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

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王彭遊，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無爲之宗，慨然

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已。蓋其心遊乎六通四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礙焉。迨感有衆至，文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之歸，而又得碩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必徙之岑寂之濱，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仙》之操爲天下妙。若矇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仰不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傲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

公著作凡幾所，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

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經解》余向刻於滄州。茅君孝若復取諸集，合爲此編，而屬余爲序。爲書此簡端，令學者知循其本云。

萬曆丙午正月既望，瑯琊焦竑序。

宋蘇文忠公全集敘

自古文士之見道者，必推眉山蘇長公。其人，讀其文而可概已。在昔論文者，咸以梁昭明《文選》爲指南，而長公獨非之。蓋其書出而士習益趨於文而文日降，譬之曦薄虞淵，波洩尾閭，質喪旨淆，莫之能輓者。以隋煬之不君，特患文之無節，史氏嘉之，殆駸駸乎啟唐風之一變。五季承唐之靡，而宋復振之，以紹唐之元和。其間廬陵先鳴，而眉山、南豐爲輔。卒之士人所附，萃於長公，而廬陵不自功矣。然文之變也，變則創，創則離，離其章而壹其質，是謂唐宋之復古。顧狗名之士，求其離而瑕之，嘒嘒然援古以自多，將

謂越唐宋而逼秦漢，其合者直章焉爾，而質不唐宋若也，奚其古？

先大夫患之，輯唐宋八家行於世，而眉山氏居其三。則嘗授諸維曰：「吾以長公合八家，姑舉其要；以長公成一家，必舉其贏。然吾已矣，小子維識之。」昔長公被逮於元豐間，文之秘者，朋游多棄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無算。逮高宗嗜其文，彙集而陳諸左右，逸者不復收矣。迄今徧搜楚越，並非善本，既嗟所闕，復憾其譌。丐諸秣陵焦太史所藏閣本《外集》，太史公該博而有專嗜，出示手板，甚覈。參之《志林》、《仇池筆記》等書，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歷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復南宋禁中之舊，而今之散見於世者，庶無挂漏。爲集總七十五卷，各以類從，是稱《蘇文忠公全集》云。

蓋長公之文，猶夫雲霞在天，江河在

地，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澹而腴，淺而蓄，奇不詭於正，激不乖於和，虛者有實功，汎者有專詣，殆無位而據隆中之抱，無史而畢龍門之長。至乃羈愁瀕死之際，而居然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也者，豈文士能乎哉！噫，世能窮長公於用，而不能窮長公於文，能不用長公，而不能不爲長公用。當其紛然而友，粲然而布，彌宇宙而亘今古，肖化工而完真氣，無一不從文焉出之，而讀之澹乎若無文也，長公其有道者歟！又嘗語人以文之旨，第舉夫子所謂「辭達而已矣」。蓋文止乎達，而達外無文，原六藝而垂萬代，旨其蔽之哉！彼所指離不離者抑末耳。在昭明固云「老、莊、管、晏之書，以意爲宗，不以文爲本」者，無庸進退之也。若長公者，非其亞耶？藉令起昭明

以進退其文，吾知難乎爲政矣。則不佞是役也，蓋不徒以先大夫之成命在。

萬曆丙午元日，吳興茅維撰。

刻蘇文忠公全集敘

大文經世，古惟三家：一演周易，一制禮樂，一修六經。此三聖人皆從厄窮拂鬱以洗其心而老其才，故曰作易者其有憂乎！居東畏匡，羽譙譙而轍皇皇，制作、刪定之權輿也。德非先覺，心非閔憂，文人細碎，雖美奚傳？雖傳奚法？若乃靈均善怨，於拘羨爲變風；腐史寫懷，視狩麟爲破體。要其慕君之忠，救友之義，悻悻酸深，驚心動魄，良亦作者之極致矣。使屈宋齊鳴，馬班聯唱，聲章無改，情思必虧。則知忠義者文章之血脉，憂患者忠義之肝脾。大而制作，小而詞章，皆非可以不關世教之心胸、未經痛癢之意氣襲取形

似者也。嗟乎！世道下衰，文人蔑質。楊雄之識字，不如龔勝之暗；蔡邕之有文，未若管寧之默。大節爲重，則文採爲輕，要以有德有言，斯君子之極則焉。

今夫蘇文忠公之書，屈馬之流亞也。若循其本，即古作者聖賢之心也。蓋公以直道孤忠迴翔館閣之間，崎嶇群小之側，屢躓愈勁，窮老蠻鄉，其勢不能不發爲文詞，其勢不能不以文詞得罪。然使公不作文不得罪，安坐朝堂，身名俱泰，即與今日所得孰多？公其肯以彼易此哉！公既言語妙天下，故其道德風烈不得不不少爲文章所掩，其匡時經國之大文又不得不爲談諧嘯傲之小文所掩。流俗管闕，遂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論。夫文章者，文王、周公、孔子之事也，師世覺民，而宗廟朝廷邦國之元氣也。嬉罵顧可以爲文耶？以嬉罵爲文，而文之用褻；以公爲嬉罵之文，

而公一生憂患之心晦。夫熙、豐、元符之小人，邪說暴行熏天炙手，而公初上皇帝書力陳新法之害，繼同元祐諸君子商量革弊之宜，或寓言於制策，或託諷於書疏，憂危家國，每飯不忘。至於忤權三黜，猶然隨地効忠。弭盜救災，籌邊治河，諸所講求規畫，何如心事，何如學問，而可以談諧嘯傲槩視之哉！君子與天下立言同，而立言之蘊藉、之指歸不同。蓋其平生幽獨，必別有一段告天地泣鬼神、天下萬世不可消磨之至性，耿然孤立於篇章之表，後人不察，則文焉而已矣。子長知道其故而爲之說曰：《詩》三百篇，聖賢發憤。然西伯仲尼下儕韓呂，則毋論《呂覽》成於遷蜀之前，《韓子》不皆入秦之作，而巨奸小辯，飾詐驚愚，今讀其書，烏覩所謂憤悱悲憫、群怨興觀者與？嗚呼！仲尼沒，微言絕；微言絕，故枝葉多；枝葉多，

故情性隱。夫處憂患，敦忠義，以文章立教，《蘇文忠公全集》不可不刻，不可不讀也。吳門項煜譔。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刻蘇長公集序	一
宋蘇文忠公全集序	一
刻蘇文忠公全集序	一
蘇軾文集卷一	一
賦	一
灑澗堆賦	一
屈原廟賦	二
昆陽城賦	二
後杞菊賦	三
服胡麻賦	四
赤壁賦	五
後赤壁賦	六
黠鼠賦	七
秋陽賦	七
洞庭春色賦	八
中山松醪賦	九

沉香山子賦	一〇
酒子賦	一一
天慶觀乳泉賦	一一
老饕賦	一二
菜羹賦	一三
颶風賦	一四
酒隱賦	一五
濁醪有妙理賦	一六
延和殿奏新樂賦	一七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	一八
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一九
三法求民情賦	二〇
六事廉爲本賦	二一
復改科賦	二二
快哉此風賦	二三
思子臺賦	二四
蘇軾文集卷二	二七
論	二七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二七
御試重巽以申命論	二八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二九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三一